

卷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盧陵羅大經 景綸

真正英雄

朱公告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々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龐蒙却一點便著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頃門上一鍼矣余觀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士而東征三年赤寫几々履謹歷變卒安周

書名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宋 羅大經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子- 雜家- 雜說- 南宋
索書號 貴重- 32
編號 C5775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75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刊鶴林玉露十八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
獻切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奉君之
官亨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齊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盧陵羅大經景倫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予路有何必讀
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
春秋行在葬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
而歸圈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
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
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

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魏秦之刺服讀書專爲揣摩游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言詩視書爲有用

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_於于

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太學不

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

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蒙傑之士不出禮義

之俗不成士風月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

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暑兒之禮佛娼

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請

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若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予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謹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薦呂臣謫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贍字相近也予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

字也此章子厚駢譏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予由其未艾乎宣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曾直其不遍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予由退老子頽十餘年乃終曾直竟卒於宣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皆
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
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蓄犬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
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
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

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
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
玉忽嶒峨近時劉叔弓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
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
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溶石
湖掌遊焉燭盡而及余掌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
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

入申而出入自曾公_出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闌宿異世李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貞闕青瑞房方隘疑衣若能敵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惄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_頭左顧龜_信欲吹龐丹竈儼立恙之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綯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涴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_{神鬼}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_深_夜漆暗出乃日珠_日_昇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密

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撑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猿狽森然欲搏_此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遍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_之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堂三間屋愛竹施添栽碧紗

緥戶服前都是翠雲堆。一日山翁高卧連雪水村

賜

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

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竟茗更傳杯。有酒

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

事夫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

之爲分宜宰公謀作算兩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
二龍飛下卓箛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
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

曾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
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絢旗渡口淒涼芳草夕
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衰痛之誠
將師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
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
師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
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

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
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
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
於竊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濟淵
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准曰陛下不可
入之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
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厭難成切

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
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
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
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
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壯之詩獨
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涼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

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

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諭視以實魏之曰可便

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

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

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

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

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

蓋視爲塵垢粶糖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

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會雲欲預九錫之慶

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

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

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

聰聞爲湏遞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變富貴有甚

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入之好名

有甘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
之甚也

置青櫃

卷五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
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
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
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旦卷
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
思也

丈二叟

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殳長丈二

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二叟摘
用亦佳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
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
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
轉煩門外青山苟意清圓足現養視其所卷

楊存中逐叟

殿師楊存中有所親變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

故怒而逐之使莫知待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壘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之奔告存中之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月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起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爲佗見過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

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之人人疑其竊皮
冠伯夷叔齊適周之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
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
類此

元載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月不柰
何突兀臭乃解襪寒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襪
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二人最長者爲
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遂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
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
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
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

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
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百家長出
見歎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
不厭安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繩祠堂聚
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
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
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我以生天理定
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

明聽又唱云聽之之之之之之衣食生身天付定
酒肉貪多折壽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
定又唱云聽之之之之之好將孝弟酬身命更
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之之之之
之卑猛省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子弟一人唱云凡
聞聲須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鷺速回光悟
得昧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
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睡九
世於唐朝陳氏義居率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

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謐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簡書奚止一鄉彌善視昔爲盛於今爲難部使轉以上聞儀曹請爲褒別事關風教湏議指揮

嬾婦

嬾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如嬾婦

梅溪二瑞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亘山爛然如晝未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爲得人翌日有旨宮中不得以銷金爲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多景樓詩

前賢詠題如大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爲奇偉真古

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却
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
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
送年之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
古南未有能并壯者是以英雄淚酒長江抱此遺
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
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
下習安玩讎忘冠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
鈇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
膻決無可洗滌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未言西
風戰艦不爲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爲奉
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
餘篇尤悲壯感慨嘵摵以謁陸放翁之擊節贈
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况有
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電寒有時
大呴脫鳥幘不怕酒盃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
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
其難

廣右丁錢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于官徃
徃數歲之兒即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爲
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
役幽魂讀之可爲流涕范西堂爲廣西憲掌力請
于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爲歲計徃
徃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槩近來州郡賦稅失陷用
度月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徃之
多爲補苴支撑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

民頃是究是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乏
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爲空言而已

胡忠簡上書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旣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
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誰可爲此
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楊某者請間
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之傳誦庶堂計亦知之矣
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
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

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謄藁四傳爲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爲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吏真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五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